



文艺鉴赏指导 (一)

青年修养通讯 (之十二)

中国青年出版社

封面设计：安 宏

文艺鉴赏指导（一）

王朝闻等著

*

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

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售

*

787×1092 1/32 5.25 印张 86 千字

1982 年 7 月北京第 1 版 1982 年 7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00,000 册 定价 0.39 元

出 版 说 明

在新的历史时期，广大青年为了把伟大的祖国建设成为四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正奋勇战斗，贡献自己美好的青春。同时，在新长征的道路上，青年朋友在学习、工作、生活等方面，也遇到种种问题，渴望得到解答。《青年修养通讯》丛书就是为了适应青年读者的这一需要而编辑出版的。我们热忱地希望青年读者阅读后，对丛书的内容，提出意见和批评，并把需要解答的问题，写信告诉我们。来信请寄：北京东四北十二条二十一号中国青年出版社编辑部。



目 次

乍看无端 寻思有味(代序).....	王朝闻(1)
第1—3封信	作者: 谢冕
懂一点诗歌欣赏常识.....	(8)
通过想象理解诗.....	(14)
韵味、“猜想”与音乐美.....	(18)
第4—6封信	作者: 李硕儒
文学的情节、人物和典型.....	(23)
典型形象与典型环境.....	(27)
典型性 阶级性 作家风格.....	(30)
第7—8封信	作者: 施咸荣
两种不同传统的科幻小说.....	(36)
“黄金时代”和“新浪潮派”.....	(40)
第9封信	作者: 王逢振
漫谈西方侦探小说.....	(46)
第10—12封信	作者: 施咸荣
描写“心理现实”的美国小说.....	(55)
战争小说和黑色幽默小说.....	(59)
犹太小说和黑人文学.....	(64)

第 13—14 封信	作者：黎 生
一幅错综复杂的历史画卷——《红与黑》·····	(70)
于连，何许人也？·····	(75)
第 15—16 封信	作者：谢逢松
我所见到的外国电影·····	(83)
谈外国电影的欣赏·····	(89)
第 17—18 封信	作者：王云绶
电影的细节和整体·····	(93)
故事、思想、电影美·····	(99)
第 19—21 封信	作者：张德明
什么叫“蒙太奇”？·····	(106)
电影怎样把观众引入剧情？·····	(111)
“意识流”和“单镜头”·····	(116)
第 22—24 封信	作者：文 韬
戏剧与话剧·····	(121)
剧本与演出艺术·····	(126)
观众和演出·····	(132)
第 25—28 封信	作者：潘侠风
京剧艺术的来龙去脉·····	(137)
载歌载舞 歌舞并重·····	(143)
虚拟表演程式·····	(148)
“唱”与“念”·····	(153)



乍看无端 寻思有味

(代序)

王朝闻

—

寄来的编辑计划读过了。我很赞成计划所说，此书既要给读者知识，也要使读者觉得有趣味。不过，有感于某些介绍知识的文章中，那种知识加趣味因而使人觉得乏味的搞法，希望我们这本书能够在强调趣味时不要重复上述不那么可取的方式。评介、分析某一文艺作品，从而帮助读者懂得怎样欣赏其他作品，这就首先要求作者自己，对于某一作品感受深入因而是有感情的。在这样的基础之上写出来的文章，青年读了才会觉得有趣味。前人论杜甫诗，有“乍看无端，寻思有味”的论点。我觉得这一论点，不只和某些文艺作品的优点相适应，也许可能体现在评介、分析文艺作品的论文之中。所谓“有味”，是“寻思”的结果。当作一个从感觉到理解的认识过程，它往往是由“无端”的“乍看”发展到“有味”的。当作品评介可能引起读者自己的“寻思”时，我以为读者对评介就会觉得它更有趣了。

根据我阅读文艺作品的经验，当我不只被动地接受了什

么，也主动地发现了什么，自己才觉得这样的阅读活动是有趣的。同样，使我感到有趣的评介，也不是企图代替我自己对作品的认识，而是诱导和促使我依靠自己去认识作品的。另外，不论某一评介是否那么全面，那么正确，只要它表达出作者那并非人云亦云的独特感受，我就能抱着感激的心情阅读它。当然，这种感受越正确、越深刻、越系统越好。不过我总觉得，如果它的内容和形式没有个性，完全不带感情，不论它多么系统，都不太引得起我的兴趣。但是，不能因此认为，知识自身是没有趣味的。讲生物学的《物种起源》也能吸引住我这样的外行，不少海洋生物的自然选择简直巧妙得使我感到神奇，它自身的形态对我就很能引起美感。我对知识与趣味的关系的了解，以为双方不应当是外在的生硬的相加，而是一种内在的自然的化合。

我完全同意你们的编辑计划所说，书中的文章不要板着面孔说教，而是要具备象和朋友平等地亲切地谈心那样的风格。的确，满纸断语，甚至不过是一些引自现成文章中的断语，也就是所谓概念的游戏，这样的写法不只引不起读者的兴趣，写作者自己未必不觉得它是乏味的。既然没有所谓由衷的感动，怎么可能写出让别人受到感动的评介来？有这样一种情况：朋友之间聊天，聊到彼此对某一篇小说的感受，有时甚至争论起来，这种情况，彼此往往都受到对方的启发，加深了自己的认识。

如果这本书真能达到计划的要求，我相信它的读者对象将不限于求知的青年。

二

有益与有趣的关系，不是互相对立的。这正如写什么与怎样写的关系，应当是互相依赖的那样。

写得好的文艺批判，和写得好的文艺作品一样，它的趣味不只在形式，也在于内容。中国传统的文论，往往用诗一般的韵文来写，作者对别人作品的评介自身也好像拥有诗一般深邃的意境，诗一般浓郁的感情。这样的文艺批评，虽然以文艺为直接对象，它也具备间接认识生活的意义和作用。这样的论文也和写得好的文艺作品那样，使我觉得它不只是有趣的，也是有益的。它的益处在于：不只帮助我、启发我认识了某一文艺作品所反映的生活，也可帮助我、启发我去认识我尚未完全认识的现实生活。文艺批评和文艺创作一样，它既是对生活的认识的结果，它也可能成为读者认识生活的原因。文艺批评和文艺创作一样，作为间接认识生活的一种有利条件，对于非文艺专业的读者也很有益。不论是医生还是护士，不论是经理还是服务员，不论是法官还是侦察员，既然经常要与各种人接触，而自己的工作对象就是人，那么，对人们行动的心理特征的了解就十分重要。某些评为先进工作者的售货员，一看见走向柜台的顾客的年纪、服装、神态，就多少能猜出对方想买什么；一经交谈，很快就能了解对方对商品的倾向性。相反，某些不了解也不太想了解顾客心理的售货员，她对顾客那副冷冰冰的面孔，反过来成了有些顾客探索心理状况的客观对象。记得1975年我在电车上或在澡堂里，好象无

缘无故地挨过服务员的骂。当时我不便和他们谈心，但我却直感到这些人骂我，不完全是因为他们看我不顺眼不顺心，可能还有迁怒于我的别的原因。我的这种猜测，和我当时正在阅读的《红楼梦》所反映的生活颇有关系。譬如说，要用滚水的小丫头，向提着滚水的老婆子要些滚水，对方不但不给，还讥讽说：难道你自己去打水，就会把你的脚走大了吗？她的火气并不完全是对着这个小丫头来的；同样，在那个年代，我的挨骂可能也有我所不了解的别的原因。

既然文艺作品所反映的生活，那特殊的、个别的东西也带有普遍性，形象对人们就有可能成为由此及彼地认识客观实际生活的一种推动力。正如我有时把艺术当成生活来观察那样，有时我把生活当作艺术来感受。把读了文艺作品得到的感受写成文章，只要这种文章是从实际出发、有真情实感的，那么，它就不只可能帮助文章读者认识文艺现象，也可能帮助读者认识尚未经文艺反映、却有待于他自己去认识的生活现象。当这本书对读者发挥了这样的作用时，你们的编辑工作一定会对四化建设作出值得尊敬的贡献。

三

为了写一篇别的文章，我最近正在查阅前人对《红楼梦》的评论。在戚蓼生给《石头记》所作的序文后面，看到我于1973年8月1日所写的几句读后感：“我所要干的专题，你老先生已经抢先一步干了，但是我有我的干法。虽不知是否能干成，并不因前人已把曹雪芹当左丘明、司马迁，我就不敢

从他的写作成果论证辩证法的认识在文艺创作中的重大意义。”这些话，看来是我对戚序中既有的论点而发的。戚序说：“盖声只一声，手只一手，而淫佚贞静，悲戚欢愉，不啻双管齐下也。噫，异矣。其殆稗官野史中之盲左腐迂乎。”^①我无从考证曹雪芹的写作，是否直接受到左丘明、司马迁写史的影响，但我佩服两百年前的戚蓼生，能够这样持一分为二的观点看待曹雪芹的小说。我现在把自己这几句批语抄出来，并不是要证明我写的那本也许只能算作零碎而不系统的感想——《论凤姐》怎么样，我不过是想借此说明，我相信你们新编的这本书，可能有助于读者认识能力和欣赏能力的提高，正如前人已经帮助过我那样。脂砚斋的批语，对我的认识能力的提高有所帮助。脂评之于《红楼梦》，远远不及《文心雕龙》之于六朝以前的文学作品写得那么系统，甚至还包含一些糟粕，但是它的特点不应当受到轻视。在《红楼梦》第一回里，针对有关甄士隐的描述说：“不出荣国大家，先写乡宦小家，从小至大，是此书章法。”这样的批语远远不及针对秦可卿之死，指出儿媳妇与公公的复杂关系为什么会被删改的过程那么重要，但是不能认为，它对我们理解这部小说没有好处。

书评不能代替读者自己的生活实践，后者却是他感受以至理解文艺的一种重要的主观条件。书评质量的高低，启发

① 大意是：曹雪芹用一支笔写出了淫佚和贞静、悲戚和欢愉的不同感情，犹如双管齐下，太令人惊异了。这恐怕可以说是野史中的左丘明、司马迁了。

作用的大小，决定于作者的教养、品质、才能、知识和见地。但是不论多么有创见的读后感，对缺乏独立思考能力的读者也不大起作用，甚至认为它不怎么样的。相反，即使金圣叹的评《水浒》，在艺术方面的分析，也可能有助于我们了解这样一部小说，不宜一棍子打死的。

四

不论是读小说，看画，听音乐，读者或听众可能依靠他自己对作品所反映的生活有所认识，而且还有可能从作品所反映的生活中，发现出未必已经为作者所发现过的社会意义。或者说，读者对作品里的生活的认识，可能在深度与广度方面高于作者的认识。我之所以要补充这一点，不过是希望你们在组稿时，更多关心那些富于启发性的作品分析，避免某些对作品的繁琐解说。俗话说：师父领进门，手艺靠个人。这和来信所谈到的本书的内容——培养青年广泛的艺术爱好，提高他们对艺术的欣赏能力，丰富他们有关文艺的基本知识……并不矛盾。也许，它是一种能较好地体现这些要求的方式。

这次我来山东，又想起大约是在五十年代第二次来山东时，燕遇明同志对我谈过，我曾写进《一以为十》里的一个在泰山附近流传的笑话。这笑话的思想内容，至今看来还有一定的现实意义。作为反对形而上学的一种思想武器，它的力量未必是笑话编撰者所早已预见到的。经过十年动乱，我更加觉得它所讽刺的，远远不限于自以为聪明的大二大爷与小二大爷。我以为，不论是写读后感还是写文艺批评，都不必企图

代替听笑话者自己的认识。

人称大二大爷和小二大爷，是某村姓王的父子俩。他俩以富于智慧闻名于乡里，常常给群众解决疑难问题。有一天，父亲出门回家问他儿子，今天你处理过什么问题。儿子说，有人死了亲人，棺材小得放不下僵硬的尸体，处理方案，是剁下尸体的两只脚。大二大爷一听，大不以为然。说这样一来，就不免要剁出两个创口。怎样才能减少创口呢？他的处理方案的高明处在于：剁掉死者的脑袋。

这回在青岛，我与新近认识的山东同行们谈天，又这么转述过这个笑话。他们没有听完就笑了。我没有问他们，为什么觉得这是可笑的。我也没有说明，这个笑话在思想上的威力是什么。我以为没有必要再画蛇添足地对大家作什么理性的论证。这种想法可能是一种偏见，但我担心多余的论证可能不免缩小文艺作品本来具备着的广阔的社会内容。当然，读者的审美能力有差别，倘若片面强调读者的主动性，完全排斥对作品的比较详尽的解说或分析，那也会脱离读者的需要。当然，青年读者需要有关审美的知识；但我想，也许他们比较感兴趣的帮助，是引导他们依靠自己，从而自觉地掌握各种知识。最后，我预祝这本书成功。



懂一点诗歌欣赏常识

谢 冕

××同志：

你来信要我谈谈如何欣赏诗，这是一个大题目，从何谈起呢？就从我自己的切身体会讲吧。

记得青年时代，我有一次惬意的江南之游。一个夏日，清晨，我登上了镇江的金山寺。长江浩浩从眼底流逝，我心中激动，却苦于无以形容。这时，眼前赫然跃出一副对联——

江流天地外，
山色有无中。

它带给我以极大的愉悦。它完成了眼前景与心中情的最忠实、最精采的表达。这是唐代诗人王维《汉江临眺》诗中的句子。它把临江远眺的景色构成了一幅雄浑而淡远的画图：因为站在高处，眼前一派江流了无遮掩，江水仿佛泻到了天地之外的空阔无边的去处，而极目所见的山色，也因极远而极淡，谈到了若有若无的境界。这时节，我感到了诗歌神奇的魅力。它仅仅用了十个字，便把如此伟大的气势，如此复杂的情致，

而又如此准确细致地凝聚在一起。后来，我又不止一次地眺远临江，王维的这两句诗总在我内心感奋之际，及时地出来伴我，助我领略那幽微曲折的诗的境界。我不知道，究竟是诗帮助我更好地欣赏了自然界，还是自然界帮助我更好地欣赏了诗！

也是那次远游，随后到了苏州。苏州的小巧玲珑的园林艺术，以建于城市而使人若置身山林为其特点。我来到一座园林（忘了它的名字），那里树丛、流水、鸟鸣啁啾，蝉声盈耳。此时，我身憩一亭。亭上又有一联，也是前人的成句：“蝉噪林更静，鸟鸣山更幽”。我的欣喜简直无可言状。我感到，诗不仅能够把我们的生活感受表达得曲尽其妙，而且还能够帮助人们在精神上创造出一个更为理想的境界。

这些闲话，只是为了告诉你，能够理解并欣赏优美的诗歌，无疑将丰富我们的生活，久之，它将使我们的趣味变得更加高雅，心灵变得更加美好。

并不是所有识字的人都能正确欣赏诗。即使是识字的人，想获得好的欣赏效果，也不能没有必要的训练和指导。我以为诗的欣赏的第一步是要读懂，要弄通字面上的意义。对于诗歌欣赏，语言上的障碍不仅发生在古典诗歌方面，就是现代诗歌也存在这种语言的障碍。因为诗的语言在文学品种中有其特别之处。例如前面提到的王维的那两句诗，首先给人的印象是：当别的文学作品用很详细的文字表达对象时，诗却只能以极少的文字来完成这一任务。它的原则就是以简括体现丰富，因而“寓万于一”就是它的规律。这就造成了诗的欣

赏的第一座难关——语言。

中国诗歌经常用典，即是这一规律造成的后果之一。因为用一个典故，可以省去一大篇文字，是符合诗的精练原则的。陈毅《梅岭三章》中的“此头须向国门悬”，这一句就字面上是很浅显的，但其中就有典故。用的是春秋战国时代伍子胥因进谏吴王夫差而被杀，临死他矢志悬首国门以证明他所谏之不妥。懂得了这一点，才能领略到这句诗的更深沉的含义。又如唐代刘禹锡的诗《乌衣巷》，“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读这首诗时，我们会感受到有节奏的语言造成的令人愉快的韵调，但这只是初步的。要达到正确的欣赏还需要克服某些困难。乌衣巷、朱雀桥都是南京秦淮河一带的地名，东晋豪门世族居住之地。王、谢指东晋宰相王导、谢安。了解了这些，再加上夕阳野草，燕子归来，人事已非的烘托，自然就能把握到诗中寄托的兴亡之叹。用典的例子，外国的诗中也有。美国诗人T·S·艾略特（1888——1965）的《荒原》一诗中就引用了大量的《圣经》以及但丁、莎士比亚著作中的典故，诗人本身为此加注，以帮助读者正确地欣赏它。

语言这一关卡的突破，只是给诗的欣赏创造了起码的条件。真正的欣赏入门，应当是对于诗篇的作者，以及它的创作的时代和社会背景的了解。记得前年，我曾向你推荐过下面这一首短诗：

走六小时寂寞的长途，
到你头边放一束红山茶，

我等待着，长夜漫漫，
你却卧听着海涛闲话。

这是戴望舒写于1944年底的《肖红墓畔口占》。肖红是一位著名的女作家，1942年病逝并葬于香港。抗战中，戴望舒在香港参与了进步的文化活动。1942年被日军所捕，曾作有著名的《狱中题壁》等诗。此时戴望舒身心交瘁，极思奋起，但又无以排解。谒肖红墓，墓畔口占四句，是他此时心中积郁的宣泄。尽管是“长夜漫漫”，但他还是坚定地“等待着”。但他写“你却卧听着海涛闲话”，却表现了这位曾经以《雨巷》一诗闻名于世的诗人，其心灵深处仍然不曾消失的寂寞感。他甚至羡慕肖红终于获得了解脱，能够有此闲适：“卧听海涛闲话”。要是我们进而了解了写作此诗的1944年的时代背景，了解了当时的祖国大陆和香港一隅的形势，我们就会从这短短的四行诗中获得丰硕的欣赏效果：战乱中的醇厚的友谊，隐藏在字里行间的对于现实的抗议，以及坚忍的等待，《雨巷》作者的全部进取的、和不无局限的消隐的思想。要是我们欣赏时，不对诗的产生以及诗的作者的际遇作必要的了解，则我们非常可能把这首很有价值的诗，视同一般的怀人伤逝之作。

对于任何一首诗的欣赏的第一步，总要对它的作者和它所诞生的时代有一个初步的了解，没有这一点，我们的欣赏就是盲目的，甚至是歪曲的。例如脍炙人口的李煜的那首《虞美人》：“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问君能有

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据说这是李煜囚中所写的一首词。他当时的遭遇很悲惨，居处有“老卒守门”，“不得与外人接”，“日夕以泪洗面”！要是不了解它的作者的身世和经历，即要是了解这是南唐的亡国之君——李后主囚禁中追怀往事之作，就容易把这首寄寓着亡国的伤痛，以及留恋富贵繁华生活的极复杂的情绪，看成是一般的感旧伤逝。

新诗也是如此。早期新诗人中，郭沫若是一个毫不墨守成规而极富于创造力的诗人，他的《女神》写得很奇特。其中有首《天狗》，也许你已读过：“我是一条天狗呀！我把月来吞了，我把日来吞了，我把一切的星球来吞了，我把宇宙来吞了。我便是我了。”要是了解了写诗的郭沫若，以及写这首诗的时代背景，则眼前所展现的荒诞与狂暴便是可以理解的。这首诗是作者早期受了资产阶级个性解放思想影响而创作的，它反映了那个时代中国人民要求否定黑暗现实的意愿，以及对人的力量的觉醒。这样一来，这首奇特的诗就不显得奇特了。

假如我是一只鸟，
我也应该用嘶哑的喉咙歌唱，
这被暴风雨打击着的土地，
这永远汹涌着我们的悲愤的河流，
这无止息地吹刮着的激怒的风，
和那来自林间的无比温柔的黎明……
——然后我死了，
连羽毛也腐烂在土地里面。